



風俗通義卷五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

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

句下用韵
似七言古
詩極古宕

按朱絃音作朱絃

大傳亦尾上無伯字

宋李本伯字

宋李本璽是

宋李本木



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大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濶。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

台袞。號爲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托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威都

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歷鄉里、薦祀祖
考、叔都沃醊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
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材、不幸早隕、威
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
資聰睿、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旣葬之後、餽粥不
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
匍號咷、上闕奠醑、下困糊口、非孝道也、因將人
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
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
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
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
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
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
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
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翩欲德我、我不受也、
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
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諡大王
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
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
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
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
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

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
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
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已高忍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
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
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
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
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

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
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高唐令
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
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
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
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
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
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旣
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
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
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樂羊爲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秦西巴蜀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麀猶不忍、況身
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
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

爲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敷墳栢、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鄧伯嚮、盛孔叔、畱隨、轎、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勤同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祈奚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宗率傳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疆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

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
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
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
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頰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衰隗意亦非之然彈糾
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
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
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
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
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
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

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
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
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
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
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
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
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
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
在、則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
御、故曰從見、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
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
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

從大德本改曰
宋本唯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淮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

宋本同
大德本況上高有一闕字

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
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相久忝重任負於

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

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統相得去實至

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

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

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

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

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

以取相自稱相為是何
必自去耶

宋本何作相

大德本作上顧

宋本上

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二。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

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
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
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
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
天威匪謐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
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
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
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
手書密上上覽俛表嘉其忠謨俛目數病手能
細書詡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俛蒙慰勞

詡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俛位極人臣視
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愔
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在欣以俟命耳何能
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
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
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

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
爲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語絕險而

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蜨、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
庶不爲闕、旣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
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
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

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蹙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卷五終

十九日校記

風俗通義卷六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鏗鏘、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

大檢本作巡者
宗奉省

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簫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角

歐陽子別
自商傷也
自是秋聲
中感怡語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
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
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
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
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
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
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
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
錯者則其臣壞角聲變謬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
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
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電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

大德本作物聲藏
字序聚

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

一作壘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篥。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

文選潘岳向賦
引此云漢帝
時零陵文字
景仲於冷道
舜祠下得玉
以人物三以竹
少不同

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
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
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為
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
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
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
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

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
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
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
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
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
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
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

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愴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

點此一語
作煞冷而
深

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敵笙鏞以聞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

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

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間。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

此劉須溪
所謂答易
問難高山
流水正在
伯牙意遠

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歿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

按夫選財難賦引

以云高漸離變姓

易名庸保於宋子

之家久作苦問其

旁堂客擊筑伎

者不飲也士也

故子其此小異惟

伎原不詳之月句

當依選注增母子

為是

第多疑氏家訓

引以文正曰其家

半上有其好氣

伎瘡不能無也言

按增無言

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歿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

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瘡不

能^無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

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

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

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

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

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

遂誅

家訓云應勿疑俗通云太史記高漸離擊名易姓多為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問其

半上有其好氣伎瘡不能無也言按增無言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

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

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竊

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

又選馬融長笛賦
引此作滌蕩
邪志納之雅正

東坡琴歌
絕相似

按又選後作已注云
謂龍也又妙以
後作裁已旁選京
州明後作易京君

此末五音下有
又注引風俗通云
笛无羌去又有无
笛然羌笛與此
二思不同長於古
笛有三孔大小異
故謂之夷笛今
玉篇琴部引此云阮
琴近代宋家所制不
知所造長三尺五寸象
三才五行四弦象四時字
小異也

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
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也

笛 遂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
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
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巴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
洞之材以當樞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
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
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不僭簫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眾聲也

篪與篪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次篪

簫錫庚謂當並題上一字作簫謹按尚書舜作為句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菝籟也言其聲音菝菝各自定也

大德本作簫也
宋本簫

風俗通義卷六終

十九日校訛

廣韻引此作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其大視以

風俗通義卷七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

此如伯夷
轉多引經
語正憤懣
之所發

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
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
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
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
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
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
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
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
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
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
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
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

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

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禳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

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

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候羸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澧，曰：君怨於齊大夫乎？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餓，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

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

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

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愴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

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日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矣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

此與太白
吳指南事
悽感千古

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模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
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
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
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
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
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
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賦豐道路聽
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
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鑲挺躬將兵馬送
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餼異日明府所在流稱今

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見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卽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

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冢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與以臆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

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
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
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爲鳥鳴之刺。谷風有弃子
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
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
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
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
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歿一生。乃知交情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

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
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禮。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
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
昆。昔子夏心戰。則癰道勝如肥。何必高祿豐爵。以爲
融懿也。

大德本禮作理
宗本理



